

## 楔子 魔法的樂曲

瑞克正在房間裡寫作業，現在是晚上十點，時間已經很晚了。老師像瘋了一樣指定了那麼多作業，他難道不怕學生會投訴他嗎？

他嘆了口氣，多希望不用去上課啊。大人們永遠不理解他是多麼厭惡學校。父母親也曾經上過學，他們在這個年紀的時候肯定會告訴自己，我將來一定會理解自己的孩子，給他安全感和保護，不過……他們長大之後就忘了這一切。

他最討厭他們說「在我讀書的時候……」這樣的話。

停下手中的筆，他瞪著那一疊作業本。如果是一個人的份，他早就完成了，但是現在他要再做七份才行。

那些壞蛋，他不滿的想，那幾個人似乎晚上打算去哪個酒吧玩，就將作業丟給他。

「如果你不做完我們的，」他還記得為首的高大男孩用惡劣的語氣說：「我保證你的書包和衣服會出現在某間女廁裡，然後你就等著校長約談你爸媽吧！」

非常明確的脅迫語氣以及嚴重後果，讓瑞克默不作聲地將那七本作業收到自己的書包裡。

不知道能不能在十二點之前完成？那群傢伙現在正在酒吧裡喝酒狂歡吧，上回的舞會也是，愛咪明明邀請了他，但是他卻因為必須做作業而不能去參加，結果她到現在還不願和他說話。

他闔上自己的作業本，然後機械地拿起下一本，那瞬間他有種乾脆撕了它的衝動，但最後他還是將它打開，然後寫上一道題目的答案。

忽然，安靜的街道上傳來奇異的聲音。

他放下筆，皺著眉來到窗邊，看看到底是什麼東西發出這種聲音。

那聲音其實很好聽，有點像豎琴，又混合著風笛，他在音樂課時學過風笛，不過對豎琴只是知道而已。

窗戶在他床邊，於是他爬上床，輕輕掀起窗簾一角，好奇地往外面看去。

他家公寓就位於鎮中心，因為這是座很小的城鎮，晚上除了東區那排酒吧街熱鬧一點，大部分商店都打烊了，街上也不太會有人，只有趕著回家而經過的幾輛車。現在路燈將整條街照得明亮無比，在路中間，一個穿著白色蕾絲洋裝的金髮女人坐在一張黑色椅子上彈奏豎琴，在她的身邊是一個十分英俊的男人，正在吹奏風笛。

風笛聲歡快地從他修長的手指下流洩出來，將瑞克因為寫作業而鬱悶的情緒一掃而空，彷彿連靈魂都隨著音樂節奏跳起舞來。

在明亮的燈光下，瑞克看到男人有一頭淺栗色頭髮，戴著一副銀邊眼鏡，他的手指修長白皙，好像一個養尊處優的王子一樣。

而他身邊的金髮女人也十分美麗，她有一頭金色鬈髮，一直傾瀉到路面上，那起伏的弧度像金紗一般漂亮。

那麼長的頭髮整理起來一定很麻煩吧，不過絕對吸睛。她的裙子上用白色絲線繡著無比繁複和精細的花紋，當風吹過時，層層疊疊的白色蕾絲如同波浪一樣起伏，帶著一種令人屏息的精緻和美麗。

風笛和豎琴的聲音那麼柔和美妙，在夜色中顯現出白日般的活力，瑞克沉浸在樂聲中，連必須完成的作業也拋到腦後。他看到旁邊一輛駛過的車子放慢速度，然後緩緩停下來，熄了燈。

他愣了愣，隨即他察覺周圍除了樂聲竟然一點別的聲音也沒有，呈現出一種過分的靜謐和詭異的氣氛。沒有電器運轉時的聲音，也沒有蟲鳴，他家公寓臨著馬路，但卻沒有任何汽車發出的聲音。

好安靜。

只有他們演奏樂器的聲音。

瑞克忽然一陣害怕，連剛才覺得如山澗中歡樂流洩的音符也透著讓他無法形容的詭異。

之前掀起那個女人裙襬的風停止了，就連空氣也彷彿靜止不動，他察覺到一股前所未有的寒意。

而那兩人繼續演奏著，女人的金髮與裙襬沒有飄動，靜止著如同一具會彈奏豎琴的人偶，而旁邊的男人正閉著眼睛，就像正陶醉在音樂之中。

當瑞克盯著那個男人看的時候，他忽然抬起頭望過來。

那雙如同海洋般深邃的墨藍色眼睛，在玻璃鏡片後顯得十分溫柔，但是瑞克下意識躲起來，緊緊拽著窗簾，幾乎想大聲尖叫。

他看到他們腳下有一片黑影蔓延開來。

他沒有見過那麼深的黑暗，彷彿來自地獄的底層一般，那黑影覆蓋了柏油路……不，應該說是它正在吞噬這條路一樣。仔細看的話，裡面並不是純粹的黑暗，像是有生命般的湧動。

是亡靈正在那裡面掙扎，想要去更遠的地方……

## 第一章 絕殺的追緝

「你們不能這麼做！」瑰拉不敢置信地瞪著安德烈。這在他腦海中演示過多遍的場景終於出現，但他還真沒想到安德烈做起這些事來那麼順手和理所當然。「你不能把我從占夢館裡趕出去。」

「為什麼不能？」安德烈回視著他，手裡還拎著一個行李箱，「你也不想我和麗芙流浪在外、居無定所吧？所以還是你離開這裡比較好。」

瑰拉茫然地接過安德烈遞過來的行李，看麗芙在後面一副不捨的樣子，隨後安德烈嘆了口氣，用無比憂鬱的眼神看著他。

「別這樣……」瑰拉語帶乞求的說：「想想我們之前的日子，我從來不過問你的風流債，還會為你擺脫那些麻煩……對了，還有你的信用卡帳款……我甚至救過你的命……」瑰拉的語氣很令人同情，以致給人一種安德烈並不是瑰拉救的，而是安德烈救了瑰拉的錯覺。

安德烈本身就是個少見的美男子，加上優雅的舉止讓他的外表更具欺騙性，此刻擺出的表情更是顯得十分難過，就在瑰拉以為安德烈打算改變主意的時候，對方毫不猶豫地「砰」的一聲，關上大門。

「我很抱歉，瑰拉，」安德烈隔著大門聲音無比溫柔的說：「我愛你，但是，有

時候，我必須選擇放棄……」

瑰拉眨眨眼睛，看陽光傾瀉在臺階上、傾瀉在不遠處的圓形噴水池上、傾瀉在道路兩旁的綠色草坪上……

「安德烈！你這個忘恩負義的傢伙！」瑰拉從地上一下子站起來猛敲自己的屋門，「給我開門！你們不能就這麼把我趕出去！」

「他們不能這樣！」瑰拉拍桌站起，怒不可遏地看著眼前的男人。

安彌夜茫然而無辜地看著他，小心翼翼地說：「你怎麼了？要不我們休息一下？」瑰拉的身體輕輕顫抖一下，然後重新坐回柔軟的單人沙發上，面對英俊的黑髮魔神，他露出一抹僵硬的笑容，「抱歉，彌夜，我有些……呃，失神，你剛才說了什麼？」

男人漆黑的眼睛正溫柔注視著自己，好像無論自己做錯什麼都會被對方原諒一樣——事實上，瑰拉覺得那就像兩泓能夠溺死人的黑水，潛藏著危險但又無比的吸引人沉醉其中。

「你剛才的反應……有點大。」黑髮魔神用溫和的聲音說，「想起什麼不愉快的回憶了嗎？」

「不……」瑰拉搖搖頭。剛才的事只是他的想像而已……但如果彌夜真的打算搬到占夢館去的話，那麼他不能保證想像不會成真……「呃，彌夜，其實我有一件事情想找你商量。」

「什麼？」安彌夜微微偏頭，一副認真傾聽的樣子。

「我想問……最近有什麼要出差的委託案嗎？」瑰拉雙手合攏捧住自己面前的咖啡杯，滿懷希望地說：「我聽艾莉婭說猶他州的鹽湖城出了點事，我們要去那裡嗎？」

安彌夜舒服的靠向身後的單人沙發裡，此刻陽光穿過落地窗，溫柔地灑落在他身上，讓他整個人都顯得懶洋洋的。在瑰拉的眼前，他就像一隻慵懶的貓一樣無害，這當然是他刻意營造的形象，為了讓小心謹慎的蜘蛛更不設防。

「噢，我已經派那邊的隊員去處理了，你不用擔心，」安彌夜輕聲說。

「是嗎……」瑰拉不自覺地撥撥自己的瀏海，「嗯……你不用過去嗎？」

安彌夜露出一抹懶散的笑容，輕輕搖搖頭。

「那麼……」好失望，雖然逃避不是他的作風，不過他現在只能靠拖延來爭取時間，他該如何讓安德烈和麗芙平靜地接受家裡住進一個魔神呢？

「我在等另一件事，瑰拉。」安彌夜忽然望向窗外，那裡是一片碧綠的草坪，靠近屋子的地方放著兩張躺椅，撐著一把大陽傘，很有度假的感覺。

「什麼？」瑰拉問，事實上，他對這些事並不那麼好奇。

這裡是安彌夜的家，昨天他假借「還沒去過你家，我想看看」這個藉口過來，當然晚上就在這裡住下。艾莉婭雖然不滿，不過在彌夜這個上司的面前，她也不敢說些什麼，結果現在人一臉鬱悶地在院子灑水，看那動作和氣勢，簡直就像要將那片草坪淹死。

「等我拿到完整資料，我們恐怕要出一趟差了，」安彌夜忽然笑了一下，「聽說是座風景優美的小鎮。」

「我喜歡風景優美的小鎮，那個……」瑰拉猶豫了下說：「彌夜，我能不能……在出差之前都住在你這裡？」說著，他擔心地看了眼艾莉婭，如果她聽到的話，一定會非常不高興……不過非常時期、非常方案，他可不能讓彌夜就這樣搬進占夢館。安德烈與麗芙一定會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，而將他趕出來，因為他們不敢將魔神掃地出門，只要自己不在占夢館，那彌夜也不會想待在那裡。

「你要住過來嗎？」安彌夜露出一抹有些驚訝的笑容。

「我想反正過段時間就要出差，所以……」他緊張地吞了口口水，「可以嗎？」

「歡迎之至，」安彌夜拿起他擱在桌上的手，放到唇邊輕輕吻了一下，「住多久都可以。」

真希望安德烈對彌夜也是這樣的態度。

艾莉婭忽然站到落地窗前，顯然看到剛才上司的舉動，雖然不會當著安彌夜的面說些什麼，但她不屑的眼神說明了一切。

跨越種族的愛情果然很艱難。

艾莉婭輕輕地敲了敲厚實的玻璃，然後指了指自己的手機。

安彌夜從口袋裡掏出手機，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自動關機。大概是有人打安彌夜的手機沒有接通，所以改打給艾莉婭。

安彌夜打開手機，撥通一組號碼，然後安靜地傾聽，由於手機的保密性很好，連瑰拉也沒辦法聽到對方在說什麼，安彌夜最後輕輕的應了一聲。

「瑰拉，下午我有一個視訊會議，你要不要過來？」他放下手機說。

「視訊會議嗎？」瑰拉端起咖啡杯喝了一口，「我去幹麼？」

艾莉婭這時候已經走了進來，她穿著一身黑色蕾絲洋裝，顯得年輕可愛，不過瑰拉一點也不想知道她到底幾歲了。

她將手背在後面，瞪著瑰拉露出一抹陰森的笑容。「你當然得去，那可是關於艾爾斯的會議。」

瑰拉愣了愣，險些將手裡的咖啡打翻，事實上，這個陽光燦爛的早上真的不該提到這個名字。

「你要參加嗎？」安彌夜柔聲問：「如果你不想攪和進來的話，我不會勉強你。」

「我要參加。」瑰拉咬咬唇說：「我也要參加你們的會議。」

艾莉婭哼了一聲，並沒有說什麼，而安彌夜則露出一抹柔和的笑容，帶著無比的縱容，好像無論瑰拉的回答是什麼他都尊重他。

這一瞬間，瑰拉又有些迷惑了。這個魔神喜歡他似乎是無庸置疑的，只是偶爾安德烈的警告還是會冒頭，被信任的人背叛遠比一開始就被傷害痛苦百倍，他對此曾有深刻體悟，也因而對彌夜他總有種想完全信任但又怕受傷害的心情。

視訊會議安排在下午，午餐瑰拉和安彌夜去了一家有名的義大利餐廳解決。席間看到安德烈帶著一名漂亮的女性正準備落坐，瑰拉本來想上前去打個招呼，安德

烈卻搶先一步做了個手勢，讓他別過去。看來應該是怕自己和彌夜搶了他的風頭。當然，瑰拉才不管他呢。

午餐進行得十分愉快，尤其瑰拉還不斷試圖與安德烈的女伴搭訕。不過叫停的並不是安德烈，而是安彌夜。

「真抱歉，似乎有些醉酒。」這樣說著的安彌夜將瑰拉輕輕拉進懷裡，動作溫柔體貼。

那位女性有些羨慕地看著瑰拉，之後又帶著愛慕眼神的看著安彌夜，恨得安德烈牙癢癢。在安德烈未發飆前，瑰拉拉著安彌夜匆匆結帳，離開餐廳。

「安德烈真夠小氣的。」瑰拉將外套扔到沙發上，雖然現在他是在安彌夜這裡借宿，不過他的謹慎一向只能保持一、兩個小時，特別是在安彌夜刻意瓦解他心防的情形下，所以只要艾莉婭沒有出現，他基本上已經將這裡當成自己的地盤。

「嗯……我想他只是有點獨占慾。」安彌夜順手將車鑰匙扔在桌上，然後心虛地看了瑰拉一眼，畢竟比起安德烈，他是有過之而無不及，不知道對方的話是不是意有所指。「畢竟，愛情的世界是容不下第三者的。」

「噢，你說的也對。」瑰拉聳聳肩，一副事不關己的口氣，「如果所有人面對愛情的態度都能寬容一點的話，那麼紐約的情殺案件至少可以減少一半。」

「說起來，」不想再繼續這個話題，安彌夜清清嗓子開口，試圖轉移情人的注意力。「安德烈的情人很多嗎，我好像每次都看到他帶著不同的女人。」

「那傢伙呀，哼……」瑰拉撇撇嘴，「用『放蕩』來形容他的私生活，再適合不過了。」

「有這麼嚴重嗎？」安彌夜倒不是真的好奇，只是覺得瑰拉談論起某人的表情十分可愛。

「沒錯，那傢伙濫交過頭了。」瑰拉抱怨著坐到安彌夜的身邊，很高興向他提起自己的朋友。「安德烈外表長得不錯，我有一陣子希望他進軍演藝圈做個明星或者模特兒，畢竟他應該挺適合的……可是那傢伙一直拒絕，後來我想，去給人當小白臉的話，他應該也能勝任，結果也被他否決。每天約會的女性都那麼漂亮，又那麼會花錢，我的荷包一直在失血……」

安彌夜一邊喝茶，一邊傾聽他的控訴。午後的陽光溫柔地灑落在客廳裡，顯得那麼溫馨，幾乎讓他產生一種幸福的錯覺。

他看著身邊的情人金色的髮絲就像是陽光織就，那雙令人無法轉移視線的藍色眼眸，比水晶還精緻美麗，閃耀著迷人的光彩。

此刻他正斜靠在沙發上，滔滔不絕地控訴他的室友是多麼有異性沒人性地壓榨他，一家老小的生計全落在他的肩上，他是多麼的辛苦、壓力多麼大，幾乎可以排進紐約十大悲情人物。

「可是他們偏偏不知道節制……」瑰拉忽然靠近他，將手輕輕地按在他的肩膀上，「你說我是不是很辛苦？」

看著對方無比認真的面容，安彌夜十分誠懇地點點頭，「是很辛苦。」

「你有什麼好建議嗎？」瑰拉用一種期盼的目光注視著他，那雙藍色眼珠漂亮得

讓人無法呼吸。

「……殺了安德烈和麗芙？」於是，安彌夜茫然地回答。

「什麼？」瑰拉叫了起來，「當然不行！我的天，你怎麼會有這麼可怕的想法！」安彌夜鬆了口氣。還好不是要他去殺了他們，安德烈倒是無所謂，但麗芙死了的話，他以後就喝不到她煮的咖啡了。「那我有什麼地方能幫你的？」

瑰拉很想將答案直接告訴他，但又露出一副難以啟齒的樣子。「你……嗯……好像從洛杉磯回來之後，就沒找我做過顧問工作？」

雖然他打算在這裡住一段日子，但是占夢館的開銷問題還是要顧，所以就算有些厚顏無恥，還是硬著頭皮說出來。

那雙彷彿深潭一樣不見底的黑眸出現一絲笑意，男人修長而柔軟的手指落在臉頰時帶上他的體溫，讓人覺得十分安心。「我想工作很快就會有了……」

安彌夜還沒有說完，會議室的門「砰」的一聲被由內推開，穿著黑色蕾絲洋裝的艾莉婭走出來，看著兩人曖昧的動作撇撇嘴，哼了一聲。「喂，開會了，快進來吧！」

## 第二章 逃亡的預感

會議室空間很寬敞，單調的大理石磚鋪滿地面，牆上掛著一大片螢幕，中間是一張會議桌，桌上乾乾淨淨，沒有任何東西，就像這間會議室給人的感覺，沒有一絲多餘的裝飾。

他們走進去後，艾莉婭輕輕關上門，從牆上取下遙控器打開螢幕。

螢幕被切割成十二個畫面，分別出現十二個人，毫無例外的，他們的背景是一片毫無生機的白。

安彌夜讓瑰拉坐在自己身邊，瑰拉乖乖地坐下，想像著安彌夜出現在螢幕裡的樣子，應該也是孤零零的一道身影吧。

「彌夜，午安。」最先說話的是正中間的人。

那是一個大約十七、八歲的少年，就人類的外表而言，也許可能更小一點，不過此時此刻，卻表現出一種冷漠和俐落的感覺。

他和安彌夜一樣，有雙漆黑的眼睛，比安彌夜要長得多的黑髮，懶散地披在肩上。他穿著一件黑底，用金線繡出精緻花紋的唐裝，正坐在椅子上與安彌夜打招呼。他的聲音十分冷淡，雖是問候，卻沒有一絲情緒起伏。

「好久不見，煌。」安彌夜則溫柔地回應。

煌有一張精緻到令人目不轉睛的臉，看起來應該是個東方人，他彷彿沒有看到瑰拉和艾莉婭，只是對安彌夜說：「我已經照你的意思發出通緝……真驚訝，彌夜，你從來不做這種事。」

「沒有什麼奇怪的，我只是想找到那個人而已，考慮到對方也許會去別的空間，靠我一個人力量也需要花一些時間。」安彌夜聳聳肩。

煌忽然笑了一下。「這是你第一次借助稽查隊的力量，真希望不是最後一次。」

安彌夜無所謂地說：「之後的事我也說不準。有線索了嗎？」

「有了，確切地說，我們這裡已經有人找到他了。」煌一隻手支著下巴，另一隻

手放在膝蓋上，指尖輕輕敲擊膝蓋，華美的唐裝下襬在膝蓋處抓出優雅的皺褶。

「但是找到他的人有條件。」

瑰拉雖然不知道他們現在是在商討什麼事，但顯然稽查隊與一般階級森嚴的組織不太一樣，似乎什麼事都有談判空間。魔神之間的相處方式比他想的和平多了。安彌夜似乎在猶豫要不要答應，瑰拉則好奇地掃視，在右上角的畫面裡看到以前這裡的負責人克萊恩，這會他擺出一副很無聊的姿態。大概因為現在的話題與他無關吧。

這十二個人有男有女，他記得彌夜說過他除了是美國區的負責人外，還是稽查隊的副總隊長，在他上面有個總隊長，而總隊長之下又有十一個小隊長，那麼，在這裡的人，應該都是稽查隊的小隊長，而中間現在說話的這個少年也許就是一稽查隊的總隊長？

想到這裡，瑰拉有一種窒息般的感覺。

對稽查隊，每個隱性種族都不陌生，雖然魔神在古代一向是殘忍與任性的代名詞，但是現在為了保護這個空間而達成協議組成稽查隊，保護這個世界不被隱性種族所破壞。

人類世界雖然繁榮，但是如果真與隱性種族起了衝突，這些繁榮也就只能付之一炬。彌夜坦言過他很喜歡這個世界，而事實上，人類世界對異世界的種族而言的確挺受歡迎的，就曾經有意識界的填埋者為了成為長壽一點的人類，不惜與艾爾斯進行交易，幸好他和彌夜介入得不算太晚，沒讓更多無辜的人成為犧牲者。

「一個亡靈法師而已，用得著你這樣嗎？」說話的是一名身穿紅色晚禮服的女性，外表偏向東歐人，此刻正用一副不屑的語氣道：「就算再怎麼厲害，他的本質也還是人類，犯得著發出稽查隊的通緝嗎？更何況他做的事並沒有觸犯我們的『規則』。」

「的確沒有。」安彌夜接過她的話說，「但是比這個更惡劣，我已經決定要拘捕他，希望你們能幫忙。」

那名女性聳聳肩，忽然笑起來，「你還是第一次說這樣的話呢，我跟總隊長一樣驚訝。」

那個叫「煌」的少年果然是總隊長啊！這真的是稽查隊高層的會議，希望他們沒有看到自己。瑰拉衷心祈禱，讓一個黑暗氏族參加他們的會議，會不會讓他們覺得是侮辱？

「彌夜，很抱歉……」右下角的螢幕畫面上，一個銀髮男人忽然開口道。

瑰拉的視線轉移到他的身上，那是一個非常英俊的男人，穿著深藍色西裝，眼神憂鬱而深邃。「得知那個亡靈法師的下落之後，我本來是想直接與你聯絡，但是洛娜……我的副官，堅持要與你調查一個隱性種族……」

「她要和我一起調查一個隱性種族？」安彌夜不悅地皺起眉。

看來任性又囂張的副官並不是只有艾莉婭一個人啊。

瑰拉若有所思地看了艾莉婭一眼，後者則狠狠瞪他一眼。

之後的討論都是一些很瑣碎的事，比起瑰拉的好奇，其餘的魔神都興致缺缺，在

煌宣布散會後，瑰拉還能聽到一兩聲歡呼，他能肯定，有一聲是克萊恩發出的。

「那個總隊長是東方人嗎？」瑰拉在走出會議室後好奇地問。

「如果我是你，我就不會那麼好奇了。」殿後的艾莉婭關上門的同時，用陰森的口氣說。

瑰拉愣了愣，立刻向安彌夜尋求幫助。

安彌夜將他拉到自己的懷裡，對副官警告，「別嚇他。」

艾莉婭扁著嘴看瑰拉靠在上司肩膀上朝自己扮了個鬼臉，冷哼一聲，轉身走開。

「對了，你們剛剛是在說什麼，那個煌真的是總隊長嗎？」瑰拉抬頭問。

「嗯，煌就是稽查隊的總隊長，」安彌夜輕輕地點頭，「而我們在說的事就是通緝亡靈法師艾爾斯。」

瑰拉的身體僵硬一下，雖然剛才聽到他們反覆提起亡靈法師，但並不確定他們說的就是艾爾斯。畢竟艾爾斯雖然做了很多不好的事，但都是假他人之手，之前幾個與他有關的案子都是這樣。

換言之，按照稽查隊的規則，艾爾斯並未犯規，稽查隊也就沒有理由通緝他。

「可是為什麼？他……」瑰拉讓自己的聲音聽起來盡可能的平靜，但說出口後才發現聲音十分乾澀。

「誰說稽查隊一定要按規則辦事？」安彌夜露出一抹安撫的笑容，低頭吻了吻他的唇，上面傳來一絲暖意，這才讓瑰拉感覺到自己的唇有多麼冰涼。

「彌夜？」

「魔神制定的規則是用來讓別人遵守的，而我們……」安彌夜再給他一吻，溫暖他因為害怕而僵硬的身體。「我們只要做自己想做的事就可以了。」

瑰拉忽然湧起一陣強烈的不安。艾爾斯對他來說一直是想要迴避的存在，他對他又憎恨又畏懼，所以寧可遠遠的避開。他算計不過艾爾斯，就力量來說，他也不是他的對手。

這樣的艾爾斯，卻因為彌夜的私心而陷入無法脫身的困境。

他能夠感覺到彌夜對他的在乎，但是一個對他而言不可匹敵的仇人，彌夜都能輕鬆布下天羅地網對付他，如果有一天彌夜對他不感興趣了，那麼……

沒注意到瑰拉的異樣，安彌夜的手指輕輕撫過對方金色的髮絲，那種感覺彷彿握住了一束陽光一般，他從瑰拉的唇上一直親吻到他的髮絲，對方似乎因為他的動作而放鬆下來。

要將那個亡靈法師從瑰拉的世界中徹底拔除，只剩……這一步而已了。安彌夜的手指輕撫著情人的金髮，他要讓那雙藍色眼睛只看著他就好。

安彌夜忽然想起在意識界第一次見到瑰拉的情景。那座荒廢的宮殿，到處是月光一般的蛛絲，支撐著馬上要崩塌的建築。那裡一片荒蕪，就像他那雙眼睛一樣，什麼也沒有，即使在微笑時，還是什麼也沒有……

那個人失去視力，坐在王座上面無表情地看著他，沒有思想也沒有感情，卻異樣地誘人，儘管只將他當做食物，但是那一刻，他第一次明白何謂情慾，他渴望得到他，渴望到身體發痛。



他知道瑰拉已經對他逐漸放下戒心，對他有某種程度以上的依賴，但還不夠，這隻可愛的蜘蛛只要嗅到一點點危險就會又縮回去。

黑暗的、無比恐懼的過去占據了瑰拉大部分的心，那些從不曾被碰觸的傷痕，即使到現在也未曾對他敞開。他曾經說過願意等待瑰拉自己說出來，但現在他發現自己無法被動的等待下去。

「咦，瑰拉呢？」艾莉婭走進客廳時，只看到上司在抽煙，而不見那隻蜘蛛的蹤影。

「回占夢館了，剛才安德烈打電話來說有幾位客人找他。」安彌夜將煙捻熄在煙灰缸裡，轉而拿起茶杯喝了口茶，「聽說是幾個可愛的女孩。」

「噢，你不擔心嗎？」艾莉婭趴到沙發背上說：「在我看來，那隻蜘蛛可喜歡搭訕女孩子了。」

「如果貓去逗一隻老鼠，妳會覺得他們之間有感情嗎？」安彌夜懶洋洋地道。

艾莉婭愣了愣。「你是在指你和那隻蜘蛛的關係嗎？」

這本來是一句嘲諷的話，反正她也說慣了，但是這會上司卻回過頭，露出一抹柔和的微笑，「妳說什麼？」

察覺到說錯話，她立刻改口。「區別在於，人類不知道他是一隻蜘蛛，而你知道。」

「妳說……是我太著急了嗎？」安彌夜重新靠回沙發上，指腹摩挲著光滑的瓷杯，「也許我該讓他自己把他和艾爾斯的過去說出來……我太沉不住氣了嗎？」在更久以前，艾莉婭被冠以暴躁之名——不過那是對領地裡的隱性種族而言，而非對自己的魔神一族。

她輕輕咳了一聲，「老實說，你要是喜歡他，為什麼不用直接一點的手段？雖然在所有魔神中，你是最……寬容的。」

「是嗎？」安彌夜偏過頭，「我不知道別的魔神是這樣說我的……我只是覺得自己不想再等了，也許沉不住氣的排名，我會是第一呢。」

「那倒不用擔心，克萊恩肯定排在你前面。」艾莉婭聳聳肩說：「他就是為了追情人而和你換了地區……和副官。」

「妳在怪他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艾莉婭口是心非地搖頭，讓自己看起來和平常一樣，但抬眼卻發現上司根本沒有在看她，她微微鬆了一口氣，「我幹麼怪他，他想怎麼樣那是他的事。」

「我第一次見到妳，」安彌夜忽然說道，「是在很久之前的一場會議上，克萊恩帶著妳一起來的。」

艾莉婭一怔，然後繞到沙發前，在上司身邊坐下來。「也沒有很久，五百多年的樣子，他就是那時候注意到你的副官的。」

安彌夜笑了笑，「他可是等了五百多年。」

艾莉婭沉默下來，旋即嘆了口氣。「因為是魔神啊，普通的生物可是等不了那麼久的。」

「我來這裡的時候，克萊恩讓我好好照顧妳。」

艾莉婭輕哼一聲，「我又不是小孩子。」

「對克萊恩來說，妳是很重要的妹妹，」安彌夜將茶杯放在茶几上，「他重視妳，轄區的負責人本來就不能任意更換，加上卡著放心不下妳，他也沒有十分積極申請調動，才拖了五百年。」

艾莉婭低下頭，用手輕輕握住頸間的十字架。「可他還是走了呀。」

「妳……要不要去克萊恩身邊？」安彌夜頓了下問。

艾莉婭偏著頭，笑起來。「總隊長不會答應的，上回克萊恩的事已經讓你出面了，這回絕對不會再讓步。」

「只要妳想去，我就能幫妳。」安彌夜側過頭看著她，「除非妳不想。」

「我想去……」艾莉婭咬唇說：「什麼條件？」

「剛才的會議內容妳也聽到了。」安彌夜語氣溫和，「有名副官要來我們這裡尋找一個隱性種族，妳想辦法把關於艾爾斯的資料從她身上拿過來，並從她口裡套出那名亡靈法師現在的位置，我不想有別的地區的人插手到我的事情裡。」

「……那樣你能保證我可以調過去？」

艾莉婭的懷疑不是沒有道理。克萊恩是她的哥哥，由於在那次的會議上喜歡上安彌夜的副官而展開瘋狂的追求，之後雖然那名副官也接受了克萊恩的心意，但遠距離戀愛難以維繫，他們想調到同一地區，卻過不了總隊長那一關。最後由安彌夜出面說情，總隊長這才同意將克萊恩調去東方國家，而安彌夜則來到美國。相較轄區負責人的調換，只要雙方願意、總隊長同意就行，副官轉調就困難得多，因為副官負責的事太雜太廣，包括與人類政府打交道、管理轄區隱性種族的種類以及應付突發事件，所以副官一直是不允許調離原本轄區的。這也是為什麼不是安彌夜的副官調過來，而是讓克萊恩與安彌夜調換轄區。

「難道你已經找到人頂替我的位置？」艾莉婭忽然問。

「沒錯。」安彌夜十分坦率的回答，「所以這件事妳幫我辦成了，我就讓妳過去克萊恩那裡。」

「你到底……怎麼打算？」艾莉婭皺著眉問，「你想從這件事裡得到什麼好處？這麼大費周章。」

「艾莉婭，就算是魔神，也有要努力才能得到的東西啊。」安彌夜微微一笑。

「哼，算了，隨便你怎麼樣吧。」她站起來，「我會去找那個人，之後的事你自己決定吧。」

她看了上司一眼，他正在將杯裡剩下的茶喝掉，目光幽遠，不知道在想些什麼。

「我走了。」她說了一聲便離開了。